

余太山 著



兩漢

魏晉南北朝

與西域關係史研究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西漢

魏晉南北朝

與西域關係史研究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30 號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/余太山著. —北京: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1995. 6

ISBN 7-5004-1672-5

I. 兩… I. 余… III. ①漢代-關係-西域-古代 ②魏晉南北朝時代-關係-西域-古代 IV. ①K234 ②K23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94)第 00599 號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(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)

科技情報信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

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開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:9.25

字數:235 千字 印數:1—1500 冊

定價:拾伍圓

緒 說

“西域”是見諸兩漢魏晉南北朝“正史”的一個地理概念，在多數情況下泛指玉門關、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，有時也用來稱呼塔里木盆地及其周鄰地區，就是說有廣狹二義。本書所謂“西域”取其廣義，而“研究”的重點在今天被稱為中亞的地區，尤其是帕米爾以東地區。這是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的實際情況決定的。

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，其意義不言而喻。本書的任務是儘可能搞清楚有關史實，並作出以下概括：

兩漢魏晉南北朝經營西域的目的，可以歸結為十六個字：“廣地萬里，重九譯，致殊俗，威德徧於四海”；很明顯，主要是政治的。與此相對，西域諸國與兩漢魏晉南北朝交往的目的，首先是經濟的，即所謂“欲通貨市買”；當然也是為了吸收後者先進的文化，即所謂“慕樂中國”；此外，帕米爾以東諸國還在於尋求庇護，以避免來自塞北游牧部族的侵掠。

兩漢魏晉南北朝的西域經營往往伴隨着與塞北游牧部族的鬥爭；有時為了打擊後者而經營西域，有時則為了經營西域而打擊後者；其實，經營西域和打擊塞北游牧部族都是“事征四夷”的組份，目的本來是一致的。

兩漢魏晉南北朝經營西域主張“以義屬之”，“賂遺設利朝也”；雖亦動用武力，威懾而已，一般不事劫略。李廣利征大宛，歷時三載有餘，以致“海內虛耗”，破宛後，祇“取其善馬數十匹”；似可為證。例外僅見於呂光之征龜茲，萬度歸之征焉耆。與此相對，塞北游牧

部族視西域各國為“僮僕”，子女、貂裘，勒索無厭，常常“備其逋租，高其價值，嚴以期會”。這是當時塞北游牧政權本身的性質決定的，它們在西域不得人心是必然的。因此，塞北游牧部族祇有在中原王朝草創、衰微或分裂時纔可能稱霸西域。換言之，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鬆弛或中斷祇能歸咎于各王朝本身。事實上，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唯獨兩漢真正統治過西域（帕米爾以東），正是因為唯獨兩漢曾經是強大而統一的。在其餘時間內，西域或者被游牧政權，或者被當地若干“大國”所控制；但是，無論帕米爾東西，對所謂中原王朝的嚮往卻未嘗中斷；或遣使奉獻，或遣子入侍，或接受冊封，總之是不拘形式，保持聯繫；涓涓細流，一旦時機成熟，便匯成滔滔大河，北魏時期東西交通盛大局面的終於形成，亦即所謂“自葱嶺已西、至於大秦，百國千城，莫不款附，商胡販客，日奔塞下”，可以為證。應該看到，在此起作用的主要是文化和經濟的因素。這在當時自然是沒有人能夠充分認識到的。

小時候，母親教我寫毛筆字，一再叮囑：既要一氣呵成，又要處處皆留；我雖能領會，卻不能實踐，老是顧此失彼。本書完稿之際，忽然憶及往事，也許是因為有幾分類似的無奈吧。

作 者

內 容 簡 介

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是中國古代史不可或缺的組份，歷來受到國內外史學界的重視，研究者代有其人，且成績斐然。本書則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這一課題的專著。作者對有關原始史料作了較全面的梳理，並在此基礎上就一系列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可供進一步研究參考。

目 錄

緒 說

上 編

- 一 西漢與西域…………… 3
- 二 東漢與西域 …… 69
- 三 曹魏、西晉與西域 …… 104
- 四 前涼與西域…………… 121
- 五 前秦、後涼與西域 …… 131
- 六 西涼、北涼與西域 …… 142
- 七 北魏、西魏、北周與西域…………… 151
- 八 劉宋、蕭齊、蕭梁與西域…………… 192

下 編

- 一 張騫西使新說…………… 203
- 二 甘英西使小考…………… 214
- 三 漢魏通西域路綫及其變遷…………… 221
- 四 兩漢西域都護考…………… 233
- 五 兩漢戊己校尉考…………… 258
- 六 關於“李柏文書”…………… 271
- 七 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“緣禾”、“建平”年號 …… 279

- 後 記…………… 286

上 篇

一 西漢與西域

(一)

西漢與西域之關係，一般認為始於張騫首次西使。張騫首次西使啓程於武帝建元二年（前 139 年），中途因被匈奴拘留，十餘年後才得脫西走。他到達的第一個西域國家是大宛，時在武帝元光六年（前 129 年）。^[1]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載：

大宛聞漢之饒財，欲通不得，見騫，喜，問曰：“若欲何之？”騫曰：“為漢使月氏，而為匈奴所閉道。今亡，唯王使人導送我。誠得至，反漢，漢之路遺王財物不可勝言。”大宛以為然，遣騫，為發導繹，抵康居，康居傳致大月氏。

張騫是最早到達大宛的西漢使者。此前，西漢對大宛似乎一無所知，故同傳稱，“大宛之跡，見自張騫”。但大宛對西漢卻顯然有所瞭解，知漢“饒財”，因而相信張騫關於賂遺財物的許諾，並為發導繹。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。

元鼎元年（前 116 年）或二年，張騫出使烏孫。^[2]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“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安息、身毒、于寔、扞罽及諸旁國。”而在張騫歸國後“歲餘，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”，“俱來者”應有大宛國人。

嗣後，西漢與大宛的往來日趨密切，大宛的特產汗血馬也傳入

中原，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載，武帝“得烏孫馬好，名曰‘天馬’。及得大宛汗血馬，益壯，更名烏孫馬曰‘西極’，名大宛馬曰‘天馬’云。”由于武帝“好宛馬，使者相望於道”。但是，西漢對這種關係並不滿意，蓋如同傳所說，“宛以西，皆自以遠，尚驕恣晏然，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。”具體而言，“自烏孫以西至安息，以近匈奴，匈奴困月氏也，匈奴使持單于一信，則國國傳送食，不敢留苦；及至漢使，非出幣帛不得食，不市畜不得騎用。所以然者，遠漢，而漢多財物，故必市乃得所欲，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。”烏孫以西諸國去漢既遠，又受匈奴羈縻，自然不可能禮遇漢使。元封三年（前 108 年），據同傳，武帝遣將擊破樓蘭、姑師，“因舉兵威以困烏孫、大宛之屬”。^[3]然而此舉對大宛似乎並沒有起什麼作用。

又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“漢使者往既多，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，言曰：‘宛有善馬在貳師城，匿不肯與漢使。’天子既好宛馬，聞之甘心，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。”而大宛竟“不肯予漢使”，且“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，取其財物”。於是武帝大怒，“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，發屬國六千騎，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，以往伐宛。期至貳師城取善馬，故號‘貳師將軍’。”漢使被殺，在武帝是忍無可忍，伐宛勢所不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宛殺車令，似乎並不完全是為了奪取財物。據《漢書·李廣利傳》，“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、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，隔東西道。”可知大宛旨在阻止西漢與西方的交通！這很可能是受匈奴的指使。武帝決心經營西域，繼樓蘭、姑師之役後，又聯姻烏孫，於是輪到大宛。

貳師將軍於太初元年（前 104 年）秋啓程。^[4]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漢軍“西過鹽水（孔雀河）”，“攻郁成，郁成大破之，所殺傷甚衆”。貳師度不能勝，乃“引兵而還”；至敦煌，遣使上書，“願且罷兵，益發而復往”。武帝大怒，“使使遮玉門，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！貳師恐，因留敦煌。”

貳師初征敗績，首先是由於輕敵。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師出

之前，“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，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，疆弩射之，即盡虜破宛矣。”武帝則因“嘗使浞野侯攻樓蘭，以七百騎先至，虜其王，以定漢等言爲然。”另一個原因是沿途很難得到補給。同傳稱，漢軍西征，“當道小國恐，各堅城守，不肯給食。攻之不能下。下者得食，不下者數日則去。比至郁成，士至者不過數千，皆飢罷。”李廣利以數千飢罷之士，攻郁成，終於大敗，逃回敦煌時，士卒所剩“不過什一二”。時在太初二年秋冬之交。

由於太初二年“夏，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”，^[5]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“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，專力攻胡。”但武帝以爲“宛小國而不能下，則大夏之屬輕漢，而宛善馬絕不來，烏孫、侖頭易苦漢使矣，爲外國笑。”於是“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，赦囚徒材官，益發惡少年及邊騎，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，負私從者不與，牛十萬，馬三萬餘匹，驢騾橐它以萬數，多齎糧，兵弩甚設，天下騷動，傳相奉伐宛，凡五十餘校尉。”時爲太初三年秋。

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稱：“貳師起敦煌西，以爲人多，道上國不能食，乃分爲數軍，從南北道。”^[6]這一次，由於“兵多”，“所至小國莫不迎，出食給軍”。獨“侖頭不下”，漢軍“攻數日，屠之”，乃自侖頭西行，直抵大宛都城，“漢兵到者三萬人”。宛兵迎擊，不敵，退保城內。漢軍“決其水源”，圍攻四十餘日，壞其外城，虜其勇將。大宛貴人不得已殺其王毋寡出降，“乃出其善馬，令漢自擇之，而多出食食給漢軍。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，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，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，與盟而罷兵。”時在太初三年冬。此前，李廣利已遣將攻破郁成，追殺其王。

伐宛之後，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“歲餘，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，使我國遇屠，乃相與殺昧蔡，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，而遣其子入質於漢。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。”而據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，“宛王蟬封與漢約，歲獻天馬二匹。”從此大宛附漢，汗血馬源源東來。^[7]

(二)

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張騫西使自大宛赴大月氏時，曾途經“康居”，但實際上張騫當時所過祇是康居的屬土索格底亞那。^[8]第一個踏上康居本土的漢使應是元鼎初張騫西使烏孫時所遣副使。

據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，相如告巴蜀民檄有云：“康居西域，重譯納貢，稽首來享。”^[9]又，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載仲舒對策之言曰：“夜郎、康居，殊方萬里，說德歸誼，此太平之致也。”相如告巴蜀民在武帝元光五年（前 130 年），^[10]仲舒對策在元光元年（前 134 年），^[11]知康居在張騫首次西使自匈奴中得脫之前已遣使漢廷，是最早朝漢的西域國家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所載元光元年五月求對策詔僅言：“海外肅眚，北發渠搜，氏羌徠服”，沒有提到康居，則康居之來，或在是年五月之後。

雖然康居遣使通漢甚早，但似乎一直是西漢經營西域的阻力。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李廣利伐大宛，圍攻宛都時，“康居候視漢兵”，因“漢兵尚盛，不敢進”。大宛貴人與漢軍談判時，亦聲稱“康居之救且至。至，我居內，康居居外，與漢軍戰”，試圖迫使漢軍接受其條件。而李廣利“許宛之約”，原因之一便是考慮到“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，破漢軍必矣”。又，李廣利遣上官桀攻破郁成時，郁成王徑“亡走康居”。上官桀“追至康居”，康居“聞漢已破宛”，纔“出郁成王子桀”。

宣帝神爵三年（前 59 年），西域都護立府施政。據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，康居“以絕遠”不屬都護，而都護負責“督察”的諸國中仍包括康居在內。

元帝時，據《漢書·陳湯傳》，初元四年（前 45 年），匈奴遣支單于殺漢使者谷吉，“自知負漢，又聞呼韓邪益疆，遂西奔康居。康居王以女妻郅支，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。康居甚尊敬郅支，欲倚其威以脅諸國。”建昭三年（前 36），甘延壽、陳湯征郅支，兵“過烏孫，涉

康居界，至闐池西。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，寇赤谷城東，殺略大昆彌千餘人，馭畜產甚多。從後與漢軍相及，頗寇盜後重。湯縱胡兵擊之，殺四百六十人，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，還付大昆彌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。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。”“入康居東界”後，陳湯等下令不得抄略，并利用康居與鄯支的矛盾，“問呼其貴人屠墨見之，諭以威信，與飲盟遣去。”“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。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，皆怨單于，由是具知鄯支情。”漢軍圍攻鄯支所在鄯支城時，“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，四面環城，亦與相應和。夜，數轟營，不利，輒却”，直至城破在即纔退去。康居迎鄯支，是爲了借鄯支之力威懾鄰國，而據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，可知主要是爲了對抗烏孫；至於它竟敢與漢爲敵，無非是因爲去漢遠，無所畏懼於漢。

《漢書·西域傳》載：“至成帝時，康居遣子侍漢，貢獻，然自以絕遠，獨驕慢，不肯與諸國相望。”都護郭舜上言稱：“康居驕黠，訖不肯拜使者。都護吏至其國，坐諸烏孫諸使下，王及貴人先飲食已，乃飲啗都護吏，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。”并指出：“何故遣子入侍？其欲買市，爲好，辭之詐也。”因而建議：“宜歸其侍子，絕勿復使，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。”然而，“漢爲其新通，重致遠人，終羈縻而未絕。”

康居遣子入侍，《資治通鑑·漢紀》繫於元延二年(前11年)。但是，元延二年任都護者應爲孫建而非郭舜，郭舜都護任期爲永始二年(前15年)至四年。胡注以爲“平帝元始間，孫建始爲都護”；未安。⁽¹²⁾因此，此處《通鑑》不可從。又，因《通鑑》之文作“時康居復遣子侍漢”，胡注曰：“元帝時，康居遣子入侍，陳湯上言其非王子，今復遣子入侍。”然查《漢書·陳湯傳》，湯上言康居侍子非王子在成帝時，知此處胡注有誤。⁽¹³⁾《通鑑》既未載元帝時康居有遣子入侍之事，此處稱“復”應是承他事而言。又，傳文稱成帝時康居遣子入侍爲“新通”，知康居與漢絕而不通已久。康居通漢，旨在“買市”，這可能與康居領有索格底亞那有關；⁽¹⁴⁾索格底亞那人素以善商買著

稱。至於漢廷沒有完全採納郭舜的建議，是因為“致遠人”自武帝以來一直是西漢經營西域的一個重要目的。不過，所謂“終羈縻而未絕”，大概祇是接待康居“使者”，很少遣使康居了。

另外，據《漢書·段會宗傳》，在會宗再任都護期間（前 21—前 18 年），“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，會宗奏狀，漢遣衛司馬逢迎。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。司馬畏其眾，欲令降者皆自縛，保蘇匿怨望，舉眾亡去。”此事不明究竟，錄以備考。

（三）

武帝建元二年，漢遣張騫西使，聯結被匈奴逐出故地徙往伊犁河、楚河流域的大月氏，共同打擊匈奴。由於在途中被匈奴拘留，張騫直至元光六年纔到達大月氏，其時大月氏已遷離伊犁河、楚河流域，到達阿姆河流域，征服了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國。^[15]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大月氏“既臣大夏而居，地肥饒，少寇，志安樂，又自以遠漢，殊無報胡之心。騫從月氏至大夏，竟不能得月氏要領。”張騫這次西使，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目的，但打開了漢人的眼界，西漢的西域經營，實肇端於此。

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元鼎初，張騫使烏孫時，曾遣副使使大月氏。副使歸國時，可能偕大月氏使者同來。果然，大月氏首次致使西漢當在武帝元鼎年間。又據《漢書·李廣利傳》，李廣利伐宛凱旋後，武帝下詔說：“匈奴為害久矣，今雖徙幕北，與旁國謀，共要絕大月氏使，遮殺中郎將江、故雁門守攘。”武帝詔乃追述伐大宛前夕的形勢，中郎將江等若非張騫副使，則大月氏在元封間曾再次使漢。

據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，大月氏不屬都護。顯然是因為去漢太遠，大月氏和西漢的關係并不是很密切的。值得一提的是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載：

天竺又有神人，名沙律，昔漢哀帝元壽元年（前 2 年），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《浮屠經》曰：復立者其人也。

此事各書所記均有差異，不僅受經者姓名不一致，而且受經地點也不一致。若據《辯正論》：“秦景至月氏國，其王令太子授《浮屠經》，則受經於月氏國。”^[16] 不管怎樣，這則記載表明，哀帝時代，西漢與大月氏尚有往來。

（四）

張騫於前 129 年抵達大月氏時，大月氏已領有媯水以南大夏之地，祇是王庭尚設在水北。大月氏王很可能經常巡視水南之地，而張騫為得月氏要領，“從月氏至大夏”，也許是為了會晤當時正在原大夏國都藍市城的大月氏王。

張騫西使到達大月氏時，雖然大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已不復存在，但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仍為“大夏”設有專條。這可能是因為在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描述的時代大月氏尚未遷都水南，原大夏國都仍為大夏人的活動中心，甚或置有親大月氏的大夏國人的傀儡政權。而到了《漢書·西域傳》描述的時代，大月氏已遷都水南，直接統治藍市城及其周圍地區，祇有原“大夏地”之東部假手若干傀儡政權控制，因此班固取消了“大夏”專條，附有關事情於大月氏條之後。

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張騫使烏孫時，曾分遣副使使“大夏”，而“大夏”還遣使隨漢使東來。果然，來者應為原大夏地某些役屬於大月氏的傀儡政權的使者。《漢書·西域傳》載，大月氏扶立的由原大夏國人擔任的“五翎侯”曾“共稟漢使者”，表明這些傀儡政權有一定的外交自主權。^[17]

雖然獨立的大夏國早已不復存在，但在漢人心目中，大夏一直

占有很突出的地位。《漢書·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》載，博望侯張騫，“以校尉數從大將軍擊匈奴，知道、水，及前使絕國大夏，侯。”同書“叙傳”也說“博望杖節，收功大夏。”均無隻字提及大月氏。而據同書“張騫傳”，漢通西南夷，爲的是“地接以前通大夏”。同書“李廣利傳”則載，李廣利初征大宛不利，武帝擔心的首先是“大夏之屬漸輕漢”，諸如此類。大夏既是張騫西使親臨的絕遠之地，通大夏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成了通西域的象徵。何況大夏不僅如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所說，“多奇物，土著，頗與中國同業”，而且“民多，可百餘萬”；而據同書“西南夷列傳”，張騫還“盛言”其“慕中國”，漢人對大夏不勝向往也就可以理解了。事實上，正是由於經營西南夷通大夏未能成功，纔有元封年間的樓蘭、姑師之役和太初年間的大宛之役。

(五)

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說，張騫首次西使，“身所至者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，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。”按之傳文，張騫“傳聞”的大國應是安息、條枝、黎軒、身毒、烏孫和奄蔡。其中奄蔡與西漢的關係，僅同傳一處提及：

而漢始築令居以西，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。因益發使抵安息、奄蔡、黎軒、條枝、身毒國。

知西漢曾遣使者抵奄蔡，時在置酒泉郡之後，如此而已。其餘五國有關情況依次分節述考於後。

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張騫首次西使抵大月氏時，得聞其西有安息國；張騫出使烏孫時，曾遣副使使安息。張騫遣副使使安息，應該是西漢第一次致使安息。這次遣使的情況，同傳有載：

初，漢使至安息，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。東界